

藏

晉書
道書

老
子
經

坤



上德

翼無以為以用也仍三作仍夫音符前識如釋典前塵之前非有諸已之謂也處上聲
○蘇注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于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矢蓋僅自
完耳而何德之有無為而有以為之則猶有為也唯無為而無以為者可謂無為矣其下生為
不成然猶有以為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仁義皆不免于為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無以為為
勝義以有以為為功耳德
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
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
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
也○息存註仁者人也合
而言之道也仁近千道故
亦無為亦無以為降而為
義義者宜也以義宜物則
有以為為不失宜為而未
矣又降而為禮禮者理也
以禮理物苟莫之應而吾
必欲理之則有攘臂而仍
之者蓋不可得謂之道可
得謂之德德在人謂之仁
仁不失其宜謂之義義以
正物謂之禮故失道而德
失德而仁失仁而義失義
而禮自然之次也○宏甫註

老子庸齊口義下

庸 齊 林 希逸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
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
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
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老子經卷下

頂

無為也而亦無為也。是謂上德黃帝是也。其次雖為之而實無為是謂上仁堯之仁如天是也。又其次不惟為之而且有必為之心是上義也。舜禹以下聖人是也。○韓非解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禍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疎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朋友之相賤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賈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昇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筆乘曰首亂始愚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嚴君平解曰虛無無為開導万物謂之道。入清靜因應無所不為謂之德。入兼愛万物博施

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取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之人有德而不自知其德化也。惟其能化是以有德不失德者執而未化也。執而未化則未可以為有德。故曰無德上德下德只前章大上其次之論無為而無以為即無為而無不為

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人謙退辭遜恭以守和謂之禮。○集解禮者盛揖讓之容。繁登降之節。其為之也視仁義為愈甚矣。倡則必其應。施則責其報。有不答則起而相校而忿爭之態作矣。蓋禮尚往來故其弊必至於此。○老子德春秋之世會盟甫定繼之以侵伐弓矢加遺因之以宴享攘臂之禍蓋老子之所目擊者故言之真切如此。○又老子德堂觀論語載孔子之言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又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又曰禮與其著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又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凡若此者不一而足。自今觀之所謂仁也。讓也。儉也。戚也。非老子之所謂忠信者乎。不仁不讓不從先進玉帛鐘鼓非老子之所謂忠信之薄者乎。○德清曰此言世降道衰失真愈遠教人當返其本也。所言道乃万物之本德乃成物之功。道為本而德

也。以者有心也。無以為是無心而為之也。下德之有以為則為容心矣。既言上德下德又以仁義繼之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以仁為上德也。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以義為下德也。老子之學以禮為強世先以仁義抑揚言之而後及於禮則禮為愈下矣。為之而莫之應強民而民不從之也。仍引也。民不從而強以手引之強掣拽之也。只是形容強民之意。故曰攘臂而仍之道自然

為用故道尊名德重無
為故道言有無而德言上
下此道德之辨也

○註強世 揚子法言第
六曰或問孔雉以強世曰
雉故強世

和揚 禪蒙求曰佛自抑

斷制 莊子徐無鬼篇曰
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
譬之猶一規

正當 碧巖第四曰正當
恁麼時○易否卦象曰太
人之言位正當也

脩飾 論語憲問曰行人
子羽脩飾之注脩飾謂增損之

田中 桓子地黃曰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

人偽 莊子漁父曰惜乎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
前言往行 易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傳云在多聞前古

也德有得也自然者化有得者未化故曰失道
而後德仁者有愛利之心比之德又下矣義者
有斷制之心比之仁又下矣禮者有強民之意
比之義又下矣老子之言仁義禮其字義皆與
孔孟不同就其書而求其意可也若論正當字
義則皆失之禮者忠信之薄言脩飾於外而不
由中矣其意以禮為出於人偽故曰亂之首前
識者多識前言往行也以多識為智則非道之

聖賢之言與行

務外務內 列子第四仲尼篇曰務外遊不知務內觀

實矣華者務外也以此為智反以自愚故曰愚
之始曰厚曰實只是務內之意去彼取此者言
其不為禮而為道也此者道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
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
侯得一以為天下負其致之一也天無以
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

昔之 翼裂破毀也發發
泄也歇消滅也竭枯竭也
慶音厥顛仆也數上聲○
息存註孔子曰吾道一以
貫之一者何也天之清地
之寧神之靈谷之盈物之
生疾王之負極其致無不
同知天之所以清即知地
之所以寧知神之所以靈
即知谷之所以盈知物之
所以生即知天之所以

貞易曰天下殊途而同歸
百慮而一致天下何思何
慮言其未嘗不一也○蘇
註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為
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
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
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
而已各知其盈而已凡物
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為
天下貞而已不知其所以
得此者皆道存焉耳致之
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
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
不得一未遽滅也侯王不
得一未遽廢也然其極必至
此耳天地之大侯王之貴
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
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地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本也昔之稱孤寡不穀者亦舉其
本而遺其末耳輪輻蓋軫輓轂會而為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為車所謂
無之以為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天為天地邪侯王將以貴為侯王邪大與貴之中有一存焉
此其所以為天地侯王者而人莫或知之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玉之珠々貴

而不能賤石之落个賤而不能貴也○德清曰此言道無為而無不為以明無用之用為天用
欲君大者當以無為而治也○林子曰何以謂之得一此言一乃不二之一也中庸曰天地之
道可一而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蓋以天地之道可以不二之一言之而盡也然而天也其能外
此不二之一以為清乎地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為寧乎至於神之靈也谷之盈也物之生
也侯王之貴也而莫非此
不二之三一也○清庵云自
卑身高不忘本也數車之
名件無一各車者數我之
一身無一各我者較賤一
則名車四大合上則各我
也

○註安靜 後漢書橋玄
傳曰邈境安靜
言毀 易上繫辭云乾坤
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
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消滅 後漢書劉翊傳云
猶水霜見日必至消滅

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
滅侯王無以為貴而貴高將恐廢故貴以
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
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故致數車無
車不欲珠玉落落如石

一者道也天之所以清明而垂象地之所以安
靜而載物神之所以虛而靈谷之所以虛而盈
皆此道也萬物之所以生亦此道也侯王之所

以保正萬邦亦此道也其致之者言其清寧靈
盈生正皆因此道而得之裂猶周易言毀也發
言動而不定也歇消滅而不靈也竭盡也虛則
能受不虛則盡止而不可受矣廢顛也處貴高
之位而無此則顛廢矣曰賤曰下即前章所謂
少則得之意皆虛而不自有也貴賤高下兩句
亦只是譬喻無賤何以為貴無下何以能高下
與賤乃貴高之基本也侯王之稱曰孤曰寡人

孤寡不穀 曲礼下曰庶
方小侯入天子之門曰某
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注
孤者特立無德之稱也○
又曰諸侯見天子曰臣某
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
人或注寡人者寡德之人
也○又曰其在東夷北狄
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
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
王老注穀善也
非乎 莊子駢拇篇云枝
於仁有權德塞性以收名
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
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曾曾子也史子魚也
譽字誤 呂吉甫註譽無
譽則毀無毀矣譽無譽則
不可得而貴毀無毀則不可得而賤
除目 莊子則陽篇曰容成氏曰除目無歲無丙無外注合三百六十日而後為一歲逐日而
除去之則但可謂之曰不可謂之歲故曰除目無歲

曰不穀皆是自卑之辭又以此為虛而不自有
之喻非乎者言我如此說豈有不然者乎莊子
曰非乎而曾史是也亦是此類文勢此兩字文
之奇處數車無車一本作數譽無譽譽字誤也
此兩句本是譬喻若作譽字則與下文如玉如
石意不相屬矣致至也故致猶曰其至也車者
總名也隨件而數之則為輪為轂為輻為衡為
軾遂無車矣車遂為虛名矣如玉如石則珠

反者 翼反復也須溪云
反者動之極則必反也是
其反也正以其動也非動
無反○蘇註復性則靜矣
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
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
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
強莫如焉此其所以能用
万物也世不知靜之為動
弱之為強故告之以物之
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
有母制子未聞有以子制
母者也○息齋註天下万
物生而為有者有反無然

然落落然終不可易車則可有而可無玉石則
一定而不可易可有可無則近於道虛而能化
也一定不可易則不化矣莊子曰除目無歲亦
數車無車之意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
有有生於無

反者復也靜也靜者動之所由生即易所謂艮

後爲道故曰反者道之動
天下之有皆生干道有則
必強反強爲弱則可以漸
求干道故曰弱者道之用
反者自有而求無弱者致
無而求道○集解道之動
以復爲本故反也者道之
所以爲動也道之用以弱
爲常故弱也者道之所以
爲用也○德清曰此承上
章以明道爲天地万物之
本也

○註良所 易說卦云良
東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
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
乎良程子曰良止也生也
止則使生不止則不生此良終始万物
有天地 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君臣然後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然後有禮義有所措
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

所以成終成始也能弱而後能強專於強則折
矣動以靜爲用強以弱爲用故曰反者道之動
弱者強之用如此造語文法也有天地然後有
萬物故曰物生於有然天地孰生之天地之始
生於太虛是生於無也因動靜強弱而又推言
有無之始也老子之學大抵主於虛主於弱主
於卑故以天地之間有無動靜推廣言之亦非
專言天地也

上士 翼偷苟且也淪羊朱反變改也應火之乏而終以見還曰賈趙志堅云貸者動借非長
與也且者權成非久固也欲使蒙貸者不長往得成者非久住感實荷成速飯於道○筆乘上
士者恬淡寂寞虛無無爲者也動於此則動行之至而實無所動行也斯所謂天然縣解矣而
下士惡足以知之君乎曰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取下士所笑乃美
善之美善者也○蘇註上
德不德如谷之虛也太白
若辱者使白而不受汚此
則不辱不潔之上而非聖
人也廣德若不足者廣大
而不可復加則止于此而
已非廣也建德若偷因物
之自然而無立者外若偷
惰而實建也質真若渝
其真者外若渝也大方無
隅全其大方不小立圭角
也大器晚成器大不可近
用也太音希聲非耳之所
得聞也太象無形非目之
所得見也道之所寓無所
不見凡此十二皆道之所
見于事者也而道之太全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故建
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
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
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勤而行者言聞而必信也若存若亡者且信且

則隱于無名惟其所寓推其有餘以貨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林子曰建言以下言下士之所以大笑也蓋真常之道不可得而道不可得而名况明道若昧十數語亦皆無爲而爲正言而若友也寧能不爲下士之所大笑耶○德清曰此言道出常情而引下愚小智之所能知必欲上根利智可能入也○無垢子曰此章前謂人之形各雖同心念不後後教體道匿德藏名而修真也上等之人聞道之後竭力便行而無退屈中等之人聞道之後且信且疑似行不行下等之人貪狼多欲見道守柔謂之懼怕見道淳朴謂之愚魯故大笑之下士狗迹而不見理故大笑之不知道無迹也若以下士爲然者非其道也古人有建言明道之人若愚昧而無曉進取道者若退不及大道則無分別乃和光同塵與衆同類也上德之人虛而容物如谷之寬大太潔白之人若濁汙不顯其清德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切欲爲而不敢爲也建立

疑又以爲有又以爲無也最下鄙俚之人則直笑之耳惟最下之人以之爲笑方見吾道之高退之論文且曰人笑之則以爲喜况道乎建言者立言也言自古立言之士有此數語明道若昧以下數句是也此亦是設辭言此數句不出於我自古有之也明道若昧惟昧則明前章曰自見者不明又曰不自見故明即此也進道若退者能退則爲進也揚子所謂以退爲進也夷

其德是有爲者而爲之以不敢爲所以能建立即是密而不露質朴之人若偷淺不知所守守黑而已大方正之人無委曲轉彎直捷而已道德玄微乃無形之形不器之器不名之名不可速成也水千年不消而成水晶松津万年結秀琥珀功用漸積久而方成至坐天地之間音之大者莫大於雷霆發則有時豈常聞哉大法象質朴而無形道潛而無名道雖無形無名善能假借與万物精氣且成就也

平也夷道大道也大道則無分別類同也和光同塵之意也上德若谷能虛而不自實也大白若辱不皎皎以自異也廣德若不足若自足則狹矣偷竊也欲爲而不敢爲也建立其德是有爲者而爲之以不敢爲所以能建立也質真若渝真實之質純一而無變而自有若已渝變之意此亦足而不自足之意大方者太虛也太虛之間雖有東西南北孰見其方隅哉大器晚成

○註退之 韓文卷十六 荅李翊書曰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 楊子法言君子篇曰昔乎顏淵以退爲進天下鮮能 詩白駒篇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注皎皎潔白也○古文大宝鍼曰勿皎皎而清 後漢書袁安傳失信於所建立於無功

純一 宋子語錄卷二曰
大人之心通達万物而純

一無偽 易預卦象曰有渝
無咎傳曰有渝變則可以
無咎矣

東西南北 佛書云迷故
三界城悟故十方空本來
無東西何處有南北

法象 易上繫辭云法象
莫大乎天地交運莫大乎
四時

推以及人 大學明明德
注云言既自明其明德又
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
去其舊染之污也

大成 孟子萬章下曰孔
子之謂集大成也
成已 中庸二十五章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

如鑄鼎之類豈能速就哉大音希聲天地之間
音之大者莫大於風霆豈常有哉希者不多見
也太象天地也易曰法象莫大於天地天地之
形誰得而盡見之道隱無名不可得而名也此
數句或是指實之語或是譬喻之語其意皆主
於能虛能無而已貸者與也推以及人也有道
者能以與人而不自有也成者道之大成也成
已成物而後謂之大成也後章又曰既以與人

八十一章之詞

道生 翼云凡動物皆止於後陰靜也耳自口鼻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寒向
暖而冲氣運乎其間矣木絕水曰梁木負棟亦曰梁取其力之強也故曰強梁金人銘曰強梁
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蓋古人嘗以此為教而我亦教之但老子猶尊之曰教父者如
言万物之母之謂母主養父主教故言生則曰母言教則曰父○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無而
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
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万
物和氣聚而生万物○吳
幼清曰万物之生以此冲
氣既生之後亦必以此冲
氣為用乃為不失其所以
生之本○曰註凡幽而不
則者陰也明而可見者陽
也有生者莫不背于幽而
不測之陰向于明而可見
之陽故曰万物負陰而抱
陽負則背之抱則向之也
雖然必有冲氣以為之和
蓋陰與陽一也冲氣一也
万物不得一無以生故也
○德清曰此承前言道体
冲虛而為天地万物之本
誠入當以道為讓以謙自

已愈多亦意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
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
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
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
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一太極也二天地也三三才也言皆自無而生

處也○蘇注夫道非一非
二及其與物為偶道一而
物不一故以二名道然而
道則非一也一與二為二
二與二為三自是以往而
萬物生物雖有方不同而
莫不有陰抱陽冲氣以為
和者蓋物生千二而三生
千三理之自然也世之人
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
賤寡小而貴重大然王公
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
之達者蓋已知之矣

道者無物之始自然之理也三極既立而後萬
物生焉萬物之生皆抱負陰陽之氣以冲虛之
理行乎其間所以為和也人之所惡莫如孤寡
不較而王公以為稱此亦譬喻有道者自卑自
賤之意其意蓋謂天地人皆自無而有萬物以
陰陽為質而其所以生生者皆冲虛之和氣學
道者當體此意則必以能虛能無為貴天下之
物或欲損之而反以為益或欲益之而反以為

○註三才 易下繫辭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三極 易上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本義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
○正理字義曰三極云者只是三才極至之理又曰其謂之三極者以見三才之中各是一太
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於三才之中也 抱負 韓文十九曰抱負其業東飯於家

冲虛 庄生

儀礼序曰竊聞道本冲虛非言無以表其疏
上繫辭生生之謂易本義陰生陽陽生陰其變無窮

月盈 易豐卦彖曰日中
則具月盈則缺天地盈虛
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
於鬼神乎

盈不 易乾卦象曰亢龍
有悔盈不可久也
強梁 論語曰若由也不
得其死然注子路剛強有
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

損損益之理有不可常如月盈則必缺此益之
而損也既缺則必盈此損之而益也人之所教
猶言今世人之所以設教彼亦曰我之所教皆
義理也但知求益但知求勝而不知剛者
必折盈不可久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
也若吾以道教之則皆在衆人之上是
世之所師者又當以我為師也故曰吾
將以為教父

天下 翼云馳騁役使也
堅猶剛強不曰剛強曰堅
變文叶韻也無間無內也
至剛者天下莫能勝而至
柔能役之無內者天下莫
能破而無有能入之二語
皆設喻以明無為之有益
也○子由注云以堅御堅
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
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
則水是也以有入有得不
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
有未嘗覺求之干物則鬼
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
為故能役使衆強出入群
有○嚴君平曰有為之為
有廢無功無為之為成遂
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賦
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
地感且道德無為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驗也○德清曰此
承上言無為之益以明不言之教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
無間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
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堅者易折柔者常存以至柔而行於至堅之間
如水之穿石是也無間無縫罅也無有即無形
也如人身營衛之間可謂無間而氣脉得行之
無隙之隙而日月之光亦入之此皆無有入於

○註穿石 前漢書牧乘傳泰山之雷穿石

縫罅 佛書曰鐵丸無縫罅○正理字義全無此字縫罅

管衛 素問宮衛生食曰其清者為管濁者為衛管在脉中衛在脉外注管氣者陰氣也衛氣者陽氣也

妙用 碧巖第五曰縱橫

無間也此兩句譬喻也以此而觀則知無為無
不為者至理也不言而教自行無為而功自成
此皆至道之妙用而天下之人知不及之故曰
天下希及之有益有功用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 翼云多猶重也薛
云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
無求者也無求奚厚知止
者懼後進之有損知幾者
也知幾奚殆○呂註烈士
之所殉者名也而至干殘
庄傷性則不知身之親干
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食
夫之所殉者貨也而至干
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多
干貨也故曰身與貨孰多
所殉者名則世謂之君子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
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可以長久

所徇者貨則世謂之小人
君子小人之所徇雖或不
同而亡其所存則一也然
則得名與貨而亡其存則
不知亡之病于得也故曰
得與亡孰病是故愛名欲
以貴其身也以甚愛之故
弃其良貴而失之是大費
也蓄貨欲以富其身也以
多藏之故并其至富而害
之是厚亡也夫唯有德者
知至貴之在己而無待于
名也故知足而不辱知至
富之在己而無待于貨也
故知止而不殆不殆不殆
則可以長久矣○德清曰
此言名利損庄誠人當知
止足也

○註費心力 桓子地廣曰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辦費心力而無功
危殆 中庸序曰或危殆而不安 千古 朱子語錄卷十六曰千古萬古如何知得
受用 碧巖第三曰宗師家等閑不見他受用處

名貨皆外物也無益於吾身則雖得雖亡何足
為病而不知道者每以此自病愛有所著則必
自費心力以求之愛愈甚則費愈大此言名也
貪而多藏一旦而失之其亡也必厚無所藏則
無所失藏之少則失亦少多藏乃所以厚亡也
此二句發明下三句也惟知足者不至於自辱
知止者不至於危殆如此而後可以長久此三
句却是千古萬古受用不盡者

大成 曰註万物始乎是終乎是是大成也然始無所始終無所止故若缺唯其若缺故其用
日新而不敝万物酌焉而不竭是盈也然益之而不加益故若冲唯其若冲故其用日給而不
窮大直者曲之而全枉之而直者也故若屈大巧者刻彫象形而不為巧者也故若拙大辨者
不言而辨者也故若訥如是無它凡以有本故也本者何也今夫寒熱者天地之所為有形之
所不免也而一躁焉則可以
以勝寒一靜焉則可以勝
熱以一時之躁靜猶可以
勝天地之所行况夫躰無
為之清靜以為天下正則
安往而不勝者乎○林子
曰躁之能勝寒靜之能勝
熱物理之自然也聖人亦
惟明此物理之自然而清
而靜而為天下正也○唐
白居易曰天欲使人情儉
樸時俗清和莫先於躰
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
節務儉素不炫聰察不役
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
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
皆可以致清靜之理焉昔
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辨若訥躁勝寒靜
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有成則有缺大成者常若缺則其用不敝矣有
盈則有虛大盈者常若虛則其用不窮矣前章
曰窪則盈敝則新即此意大直則常若屈然枉
則直也曲則全也大巧者常若拙然不自矜也

父之人化，浸黷得之，故不出關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而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德清曰：此言聖人法天制用，與道為一，故能勝物而物不能勝以申。明前章不言之教，無為之益也。

天下 翼邪屏去也。董養田也。吳句清本養，下有車字以張衡。東京賦：欲走馬以蠶車為證。戎馬，戰馬也。戎馬生於郊，言兵火不還也。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安之，無往不足，故曰知足之足常足。○希声註：夫天下有道之世，雖有甲兵，無所用，雖有健馬，無所乘。天下無道之時，天子則外攘四夷，諸侯則外侵鄰國，故甲兵動境內，戎馬馳于四郊。桑梓盡于樵薪，荆棘生于墮畝矣。夫無道之君，毒補天下，原其所以其惡有三：心見可欲，非理而求，故罪莫大焉。求而不已，必害於人，故禍莫大焉。欲而必得其心，愈

熾，故咎莫重焉。然自非聖人，不能無欲。欲則不能無求，求而不知足，禍之甚者也。嗟呼！凡非真性，皆外物也。夫焉得而有之？人皆有五足者，能知至足之足，則無所不足矣。○林子曰：昔司馬季主有言：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滿東南，以海為池。夫天地且不足，而况人乎？其曰常足者，以真常之性本自足也。夫真常之性本自足而足矣，故能盡己之性，而人而物而天地之性，則咸備於我矣。故曰：知足之足常足。○德清曰：此承上清淨無為之益，甚言多欲有為之害，以誠人君當以知足自守也。

○註養田 孟子勝文公上曰：凶年糞其田，不足則必取盈焉。爭戰 孟子離婁上曰：爭地以戰。

不出 蘇註：性之為躰，充遍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

大辯者常若訥然，不容言也。躁之勝者，其極必寒靜之勝者，其極必熱。躁靜只是陰陽字，言陰陽之氣滯於一偏，皆能為病。惟道之清靜，有不無不動不靜，所以為天下之正。猶曰：為天下之式也。 第二十八章之詞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以善走之馬，却以糞田，即不貴難得之貨之意。戎馬生於郊，言爭戰也。戰爭之事，皆自欲心而始。欲心既萌，何時而足？唯得是務，所以為罪。為禍為咎也。惟知足者，以不足者為足，則常足矣。此又發明前章知足不辱之意。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

庸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
全故耳世之人為物所蔽
性分于耳目內為身心之
所紛亂外為山河之所障
塞見不出視聞不出所戶
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
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
求之是以弥遠而弥少也
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
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
不勞而成之矣○德清曰
此章承上言聖人所以無
為而成者以其自足於已
也

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
不為而成

天下雖大人情物理一而已矣雖不出戶亦可
知天道雖隱陰陽變化千古常然雖不窺牖亦
可見若必出而求之則足迹所及所知能幾目
力所及所見能幾用力愈勞其心愈昏故曰其
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亦設喻以發明下句而已
不行而自知不求見而自有名不為而自成聖

○註足迹 莊子胠篋篇曰足迹接乎諸侯之境
自力 孟子離婁上聖人既竭目力焉
易曰 上繫辭曰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為學 真取開元疏云猶攝化也無事即無為也無為自化清靜自正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曰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息齋註為學所以求知故曰益為道所以去
妄故曰損知不極則損不全故曰益者所以為曰損也若損之又損妄去真全則無為矣至于
無為則凡有為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損益論也及其無為之至雖取天下而無之而猶不見
其事若以有事取之取
物尚不可得而况于取天
下乎○蘇註不知道而務
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
未免為累也孔子曰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
識之知之次也苟一日知
道顧視万物無一非妄去
妄以求復性是謂之損孔
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
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求妄
以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
妄之心猶存及其兼太此
心純性而無餘然後無所
不為而不失于無為矣○
德清曰此承上言無為之
德由日損之功而至也

人之道其為用也如此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亦此意也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
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
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為學則日日求自益為道則日日求自損故前
言絕學無憂蓋言道不在於見聞也大慧云讀

○註天慧 大慧書下答
呂即中書云士大夫讀得
書多底無明愈多讀得書
少底無明愈少
黽臆 莊子大宗師曰隨
枝葉黽臆明離形去知同
於大通此謂坐忘
去智 莊子刻意曰去知
與故循天之理云注知私
智也故事述也去其私智
離於事述則循乎自然矣

聖人 蘇註虛空無形因
万物之形以為形在左為
方在圓為圓如使空自有
形則何以形万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為心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
善不善在彼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論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者未嘗論
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入故無棄人哉天下善惡
信偽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信皆以

一待之彼方注其耳自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予善無所喜于惡無所嫉夫是以
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懼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呂註孩之也者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有
不善不信猶善而信之知其心之無常猶已而矣也○德清曰此言聖人不言之教無心成化
故無不可教之人也○林氏曰夫善者吾善之固矣而不善者吾亦善之者何也德以畜之庶
幾乎改其不善而復於善乎故曰德善信者吾信
之固矣而不信者吾亦信
之者何也德以畜之庶幾
乎改其不信而復於信
乎故曰德善○元澤註善
惡生乎妄見妄見生乎自
私公子大道則雖日觀善
惡而心無殊想矣故聖人
因世之情強立毀譽而心
知善惡本非其實故不善
之善非憐而恕之乃不覺
有異也忘善惡之實真善
也是以万法雖殊等為實
相信與不信混為一殊知
一切相無非妄者故能視
不善猶善知一切相無非
實者故能視不信猶信當

書多者無明愈多亦此意也黽臆明隨肢體去
智與故則損之又損則可以無為無不為矣取
天下者必以無心有心者反失之三代之得天
下何容心哉因當時戰爭之俗借以為喻其言
亦足以戒此書多有此意無事有事即無心有
心也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亦善

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
慄慄為天下渾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
皆孩之

無常心者心無所主也以百姓之心為心則在
我者無心矣善不善在彼而我常以善待之初
無分別之心則善常在我在我之善我自得之
故曰得善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此意

妄知實當實知妄此聖智所以異于衆人也

○註疑圃 通鑑唐高祖紀曰射獵無所疑問

不億 論語憲問曰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注億未見而意之也不信謂人疑已

圭角 小學嘉言曰以無圭角為相歡愛注無圭角謂去方而為圓

同信不信者在彼而我常以信待之初無疑問之心則信常在我在我之信我自得之故曰得信矣子曰不億不信亦此意也其曰吾亦善之亦信之者非以其不善為善非以其不信為信也但應之以無心而已慄慄不自安之意聖人無自矜自足之心故常有不自安之意渾其心者渾然而不露圭角此心渾然所以無善不善信不信之分也注其耳目者人皆注其視聽於

罔生 翼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假于無莊子曰万物皆出于機入于機又曰其出不所其入不詎又曰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為生入為死夫音符攝注如攝政攝官之攝不認至為已有如輻焉管攝之也不期而會曰遇兕音似山海經兕出湘水之南蒼黑也余雅云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蘇注云性無生死山則為生入則為死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青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于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千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矣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二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有至則有死故生之徒即死之徒也人之所賴于生者厚則死之追常尤聖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筆乘此

聖人而聖人皆以嬰兒待之故曰皆孩之此無棄人之意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十分之中率居其九皆生
人之厚者也夫有生必有
死是生固死之地也○諸
子品節注云凡出於生則
入於死矣生之類不一死
之類不一凡民之求生動
而入於死地者亦不一也
何者以其貪生故求主而
得死也徒類也十有三言
多也生之厚凡富貴利
達肥甘声色奉養皆是
評云十有三諸家類多穿
鑿往往為古人所愚○林
子在武夷有二方生爭論
出生入死章不懷氏曰十
有三者內有五臟肝心脾
肺腎上有四門耳目鼻口
下有四肢手足二故其
生也以此十有三而生也其死也以此十有三而死也若所謂動之死地者豈非其生之厚
不知攝生以自促其生邪有作又釈無以為氏曰大抵人之生內有肝心脾肺腎者五臟也外
有頭二手二足者五身也惟此十者不能自生而所以生者精氣神三者而已故精氣神附
於人之身則生離於人之身則死二方生爭論不已來質林子林子曰余不知不德氏之所謂

焉

出生入死此四字一章之綱領也生死之機有
竅妙處出則為生入則為死出者超然而脫離
之也入者迷而自泯沒也能入而出惟有道者
則然天有十二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十
二者終始之全也十一而下又添一數便是十
三分明只是一箇一字不謂之一而曰十三此
正其作文之奇處言人之生死皆原於此一一

五臟四門四骸者是乎不是乎亦不知無以為氏之所謂內五臟外五骸與夫精氣神三者是
乎不是乎余惟以善攝生者非以攝其身而生也乃以攝精氣神而生也非以攝精氣神而生
也乃以攝未始精未始氣未始神而曰元精元氣元神者生也夫曰元精元氣元神而生也則
是生無其生矣故曰以其無死地○講義原其十有三之說前後解者雖多終無定論然其稍
可取者二三家而已或曰
在天為南北斗在躡為九
竅四骸在用為六慾七情
古仙有云陽裏十二言
有象陰中七六竟無蹤此
指水火之成數也天上生
承地六成之地二生入天
七成之七與六者乃心腎
坎離人之根本也精神屬
之心藏神腎藏精凡聖月
用應酬之際無所不用其
精神也黃庭經云一身精
神不可失精神居身生之
徒也精神去身死之徒也
蓋水火能活入亦能殺入
豈非生死之健乎亦地纒
動靈龜遂行應速於谷矣
疾於穢故曰生之徒十有

者幾也即其幾而求之養之得其道則可以長
生久視養之不得其道則與萬物同盡徒者言
其類也一字本難言且以一念之始強名之亦
未為的切却要自體認也民之生者言人之在
世其所以動而趨於死地者皆在此一念之初
纔把得不定動即趨於死地矣動非動靜之動
乃動輒之動也之往也死地死所也夫何故者
發問之辭也此數語為今古養生者學問之祖

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
動之死地亦十有三〇德
清曰此言聖人所以以超
乎生死之外者以其澹然
無慾忘形之至善得無生
之理也

〇註綱領 大學注明德
親民至善此三者大學之
綱領也陳氏曰綱以大綱
言如綱之有細綱本則目
張領以要領言如裘之有
領領望而裘順
汨沒 山谷詩隨俗易汨
沒從公常糾紛
的切 陋室銘題注譬喻
尤的切
體認 朱子語錄第二曰
不於性上辨認如何知得

把得
動輒
鄭重
軍旅

碧巖卷三曰信得及把得住
前漢書王莽傳注曰鄭重猶煩煩也〇狀名曰鄭重懇懇也
論語衛靈公軍旅之事未之學

故老子於此說得亦鄭重生者我所以生也生
生者我所以養其生也養其生而過於厚所以
動即趨於死地此亦輕其身而後身存無而後
能有虛而後能盈損而後能益之意說到此處
又提起箇蓋聞言我聞古之善養生者雖陸行
於深山而不遇兕虎入於軍旅之中而不被兵
甲惟其無心則物不能傷之兕所以不能觸虎
所以不能害兵所以不能傷惟其無心故也莊

子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亦是此意夫何故又
發一問言物之所以不能傷者以我能虛能損
能無而無所謂死地也此章凡下兩箇夫何故
其意甚鄭重乃老子受用之妙處所以如此甲
言之昔有某寺前一池惡蛟處之人皆不敢近
一僧自遠來初不之知行至池邊遂解衣而浴
見者告之曰此中有蛟甚惡不可浴也僧曰我
無害物之心物無傷入之意遂浴而出老子之

老子經卷下

一十七

道生 通義曰管子曰虛無之形之謂道化育萬物之謂德○蘇註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為德牧養群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自形因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為勢而後興亡治亂之變成矣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尊道而貴德尊如父兄貴如侯王道無在而德有名故也特爵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集解道生之虛無杳冥物之祖也德畜之太和氣氤物之母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先而言物形之聚而成物形可見也勢成之物既形矣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後而言○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德清曰此言道德為萬物之本欲入人道虛懷而造于道德也○希声注夫物生而後畜而後成其所由生者道也其所以畜者德也形其

說似於虛言以此而觀則其言亦不虛矣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自然也無也凡物皆自無而生故曰道生之

村者事也成其用者勢也萬物以能生故尊道以能畜故貴德道德以生畜之故自然為萬物所仰豈有授之爵位而後見尊貴哉然道者真精之身德者妙物之用身可以兼用用不可以兼身道可以身德德不可以兼道故稟其精謂之生含其照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推其成謂之亭量其用謂之毒保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此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執有既為之而不矜恃既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玄德○普曉章言入同于道德今此章言道德同于人是以其辭同而其理通也

○註莫之為 孟子萬章

上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注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也
超出 正理字義曰超出
輪迴 易繫辭曰生生之謂易本義陰生陽陽生陰其變無窮

德則有迹矣故曰畜之畜者有也物則有形矣故曰物形之勢則有對矣故曰勢成之陰陽之相偶四時之相因皆勢也莫之命者猶曰莫之為而為也非有所使然則為常自然矣尊貴者言其超出乎萬物之上也命或作爵非也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皆言既生既有之後其在天地之間生生不窮皆造化之力也然造物不有之以為有不恃之以為功雖為之長而

王宰 圓覺經曰由有無始不起無明為已王宰

天下 翼兌口也人之有口家之有門皆喻物所從出者塞而閉之藏有於無守母者也參同契云耳目已之室閉固勿發揚兌口勿以談希之順以供即此義不可具窺曰小不可力得曰柔遺唯季友襲常猶前言襲明密而不露也記曰掩而充奪曰襲○蘇註無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各則物之所資生也故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万物也聖人躋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其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忘道而徇物曰悅于色曰悅于聲曰悅于味曰悅于名曰悅于利曰悅于貨曰悅于色曰悅于聲曰悅于味曰悅于名曰悅于利曰悅于貨

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悅之為害始小而浸大知小之將大而閉之可謂明矣趨其所悅而不顧自以為強而非強也唯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強矣世人聞其所悅以身徇物徃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而已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見鼻之能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万变而不窮殃不及于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林子曰大抵老子言身蓋不以形骸之身以為身也老子又曰外其身而身存夫曰外其身者是固形骸之身矣而其所以存者此何身也又曰死而不亡者壽夫曰死者是固形骸之身矣而其所以不亡者此何身也豈非秋氏所謂大身之身孟子所謂反身而誠之身邪若或以形骸之身為身也則便落於養生之家矣非身大身無我真我而虛空本體者是我真常之一大身也○林子

無主宰之心此所以為玄妙之德玄德即造化也前章言失道而後德此言道生德畜尊道貴德則此章德字比前章又別讀老子者不可如此拘礙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

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即有名萬物之母也母造化也子萬物也知有造化而後知有萬物知有萬物又當知有造化蓋言無能生有有出於無知有者不可以不知無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亦是此意沒身不殆者言如此則終身無危殆之事也兌口也人身則有口人

曰何以謂之見小見小者知常也道德經言見小曰明者一知常曰明者二以常名小者以其無而無所不入也故小之也常清靜經曰真常得性即常即性既得性矣而天下之至明在我也而塞兌閉門非所謂守柔乎○德清曰此言守道之方當以皆物合道為要妙也

家則有門皆以喻萬物所自出之地前言玄牝便是此意塞其兌閉其門藏有於無而不露也不動不勞而成功也開其兌出而用之也濟其事用之而求益也濟益也如此則其危不可救矣所見者大能歛而小則為至明所王者剛退而守柔則為至強即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也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用其光而歸之於明則無殃咎矣知用而不知藏則遺殃之道也

使我翼介然有知猶言微有知也奮除先人之敝是也青赤為文色絲為采傳奕云采是古文繡字資貨一作財貨盜卒誤作盜奪今從韓非本○韓非解朝甚除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節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庫虛而有以淫侈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劔刺之故曰帶利劔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如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太姦唱則小盜也故竿先則鐘瑟皆隨竿唱則諸樂皆和今太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劔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竊○林子曰何以謂之好徑徑者太

襲者藏也常者不易也襲常者言藏其用而不窮也常或作裳非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劔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

介然固而不化之意至道無知無行若固執而

道之反也以此大道以為
已而天德在我矣以此太
道以為天下而王道在我
矣以此大道以位天地而
天地有不位乎以此大道
以育万物而万物有不育
乎而論語所謂行不由徑
者豈非所謂志於大道之
甚夷者乎○德清曰此言
世衰道微人心不古而極
歎道之難行也

○註施為 近思錄治身

篇其施為實裕裕密

官室 尚書泰誓曰惟官

室臺榭陂池侈服注土高

曰甚有木曰榭

厭足 孟子離婁下曰此其為厭足之道也○列子第七楊朱篇曰美厚復不可常厭足

富強 桓子非歎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

誇其能 書說命中曰矜其能喪厥功

不化有知而有行則凡所施為皆有道者之所
畏也故曰惟施是畏夷平也大道甚平人之求
道不知適正好行利徑之路譬如國家者治
其朝廷則甚整除治也為官室臺榭之類也朝
廷雖美而田畝皆蕪倉廩皆虛而且以文米為
服佩帶利劍厭足飲食積其資財務為富強此
如盜賊之人自誇其能是豈可久此譬喻語也
言人不知大道而自矜聰明自誇聞見此好徑

善建 真邪一作國漢人避高帝諱改之於前不許今從韓非本○蘇註世豈有建而不拔抱

而不脫者乎唯聖人知性之真審物之妄捐物而修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
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身訖修推其餘以及外雖至
于治天下可也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
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
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
以天下觀天下亦若吾之
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
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
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
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
之耳○德清曰此言聖人
所以功德無究澤及子孫
者皆以真修為本也○林
子有所於建則有所於拔
有所於抱則有所於脫而
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
脫何也夫所謂善建者以
道而建也以道而建其有
無所於建乎其無所於建乎
而拔之夫所謂善抱者以

之徒也豈知至道故曰非道哉老子之文如此
等處可謂工絕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
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
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
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
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

道而抱也。以道而抱其有
所於抱乎。其無所於抱乎。
無所於抱而抱者。夫誰得
而脫之。由是而推之。於身
其德有不真乎。由是而推
之。於家。其德有不餘乎。由
是而推之。於鄉。於邦。於天
下。其德有不長有不豐有
不普乎。故曰。吾何以知天
下之然哉。以此。以此者。蓋
指此道而言也。豈不以此
道之躰無所不包。而此道
之用無所不達也。

天下之然哉。以此。

長上聲。建者無不拔。抱者無不脫。建德而抱朴
則不拔不脫矣。有子孫之家。祭祀必不輟。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生生而不窮。亦猶
子孫之嗣其家也。此三句皆是設喻。以言道雖
無有而實長存也。脩諸身則實而無偽。脩諸家
則積而有餘。慶脩諸鄉則為一鄉之所尊。脩諸
國則其及人者愈盛。脩諸天下則其及人也愈

○註生 書于前
無偽 孟子滕文公上曰國中無偽
餘慶 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含德 翼云毒蟲蜂虿之
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
攫鳥鵬鷲之類以羽距擊
觸曰搏趙志堅曰以四指
握拇指為握固峻子番反
也說文云赤子陰也子平

徧長尊也。豐盛也。普徧也。即吾一身而可以觀
他人之身。即吾之一家而可以觀他人之家。即
吾之一鄉而可以觀他人之鄉。推之於國。於天
下。皆然。言道之所用皆同也。以此者。道也。以道
而觀則天下無不然。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

聲嘍所嫁反聲嘶也又啼
極無聲曰嘍一作嗑不嘍
黃茂材云古本無嗑字嗑
不嘍莊子之文後人增入
之祥吉凶之候也○顏會
藏回反說文赤子陰也
从肉充聲又或作峻見老
子或作屢出聲類又遵綴
切義同又即委切又先韵
苟緣切縮也云嗑於亦及
咽也嘍可詠切破也○
臨濟錄夫如嘍嘍之器不
受入感注髮音西嘍所
嫁切○本細鹿部韓愈曰
王師授予鹿峻丸方云鹿
廉純陽而峻者天地初分
之氣牝牡相感之性也時
珍曰老子云一峻子催反赤子陰也今作鹿精之名亦未為穩○呂註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
也此其長也耳自交于外心識受于內而益生日益多則其厚者薄矣為道者損其所益生性
修及德德至同于初故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德清曰此承上言聖人善建善抱而不為外
物之所播奪者以其所養之厚也○蘇注老子之言道德每以龜兕况之者皆言其純而已未

○註純一 朱子語錄卷
二曰赤子之心未有所知
純一無偽
純氣 莊子達生篇關其
曰是純氣之守也注純氣
之守守元氣而純一不雜
也
傳曰 左傳喜公十六年
傳曰春隕石于宋五隕星
也六鶴退飛過宋都風也
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
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
焉在注祥吉凶之先見者
疏云古之先見謂之祥凶
之先見謂之妖此總云祥
者彼對文耳書序云毫有
祥桑穀共生于朝五行傳

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嘍和
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
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含德藏蓄而不露也厚者至也含德而極其至
則如赤子然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言
物不能傷之也亦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之意赤
子之骨至弱其筋至柔而手之所握甚固未知
有雌雄之事而其峻亦作者精氣盛也峻赤子
及其川也夫嬰兒泊然無欲其體則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以未可以言用也道無形體物
莫得而見也况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于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
後有敵不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敵者而身由傷之

之命原也終日雖號而其嗑不嘍者心無喜怒
氣本和也嗑咽喉也嘍氣逆也赤子純一專固
故能如此而有道者亦然只是不動心也和者
純氣之守也知此至和之理則可以常久而不
易矣知此常久之理可謂明於道矣生不可益
強求益之則為殃矣祥妖也故曰益生曰祥傳
曰是何祥也即此祥字之意以心使氣是志動
氣也強者暴也暴則非道矣故曰心使氣曰強

云青祥白祥之類惡事亦
稱為祥祥是總名
速已 孟子滕文公下曰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
待來年

知者 碧虛註君平曰五
味在口五音在耳如耳非
耳如舌非舌如齒非齒如羽
非羽而易牙師曠能別之其
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音
味尚余况妙道乎所以曰知
者不言言者不知也塞兌
閉門已見第五十二章然
彼則約道清淨以塞著欲
愛悅之端此則塞道無言
故與損聰棄明之說大違
無形不可以目眇不可以口傳故心因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此至人不待收視緘口而自
塞兌閉門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已見第四章然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至人與
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跡則進銳紛亂之心於何而有光塵分別之意於何而生哉故
至人之遊處顯則與万物共其本晦則與虛無混其根語默隨時而不殊危言日出而應變是

以此為強無有不折如物之壯無有不老此皆
不謂之道早已速已之而勿為也已者止也三
句已見第三十章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
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
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
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以謂之玄同 德清曰此言聖人所以為天下貴者以其善得所養妙契忘言而能與道玄同
也 元澤註不言者非密而不言誠無所事言何則不見一法故也不見一法故物物而不物
于物况可得而親疎貴賤之乎可得而親疎貴賤者物而已矣彼物物而不物于物故莫之
而常貴也 莊子知北游曰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注知者不言此是達
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不言之教即
維摩不二法門也

○註藏之 易上繫辭曰

退藏於密 見于前
磨礱圭角 孟子萬章下曰金
聲也者始條理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謂道不可容言也必塞兌
閉門而藏之於密必挫其銳而磨礱之使無圭
角必解其紛而條理之使不紊亂必和光同塵
而不自眩露此所謂至玄至妙同然而然之理
也有此玄同之道則天下不可得而親又不可
得而疏言其超出於親疎利害貴賤之外也此
道之所以為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 蘇註古之聖人柔
遠能迩無意于用兵唯不
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
以治國爲正以用兵爲奇
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
敗之執者失之唯躰道者
取之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
天下服之矣人主多忌諱
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
吾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
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
謀則其上眩而昏矣人不
務本業而趨末技則非常
無益之物作矣患入之詐
僞而多爲法令以勝之民
無所措手足則日入于盜
賊矣○林子曰夫法令本
以防姦也抑豈知法令愈
繁而姦則愈多乎而盜賊
乃竊法令以爲姦也惟其
滋彰故曰多者○德清曰
此言治天下國家者當以
清淨無欲爲正而不可用
奇巧以誘民○通義曰技
才能也巧巧詐非正工藝
也奇物謂珠玉珍玩奇異
難得之物非止器用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
以知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
貪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
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
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
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以正治國言治國則必有政事以奇用兵用兵
則必須詐術二者皆爲有心無爲而爲則可以

○註防禁 後漢書楊璇傳云防禁嚴密無由自訟
便利 桔槔 莊子天運曰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字彙曰桔槔以
機汲水器也○郁離子曰鄭人學爲蓋師貝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爲桔槔治田
器即水車也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爲蓋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
蓋者欲學爲兵則老矣矣
機械 堅按機主發也要
也械 桎梏也一曰器之總
名莊子天地曰有機械者
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
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
白不備注 機械器也

得天下之心故曰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
有心之不可而無心之爲可以此道也忌諱防
禁也利器人世便利之用也技巧工匠之巧也
奇物如桔槔機械等物是也機心既勝機事愈
生故法令愈明而盜賊愈盛此言有心之害皆
譬喻語也故古之聖人但曰無爲好靜無事無
欲而天下自治矣聖人云又見後章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第三十八章

其政一翼悶音門缺殘缺也一作缺生失望見以其察之宜無不及故人望之而卒失望也極終也奇哀也廉稜也劇居衛反割也皆謂甚利傷物也○德清曰此詳言上章有為之害而示之以無為之方也悶無知兒○息齋註其政悶悶若無求于民而民不以巧應上故其民醇々察々若有得于已而民以巧求免故其民缺々天下之事禍福之相為倚伏所從來久矣政悶悶者無得在我而有得在民政察察者有失在民而有得在我我得則彼失我福則彼禍自然之理也昧者不知理道之正專以察為明以求僥倖之福遂使正復化而為奇善復化而為妖人之迷其日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賞罰刑政蓋有設而不用其極則能使奇者反而為正妖者變而為善故曰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廢引中人而陷于小人之途此不可不知也○通義曰倚者依於傍也伏者藏於下也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刺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悶悶者不作聰明也察察者煩碎也醇醇自樂也缺缺不足也此亦有心則為害無心則自治之意禍福無常更相倚伏孰知其所極止正者

○註煩碎 前漢書河武子傳云唯內史事施行多所舉奏為煩碎倚伏 後漢書張衡傳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

漢書賈誼傳十八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眾庶如地政隆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注級等也廉側陽也劇 字彙曰居胃又音貴傷也割也

定也其無正耶言倚伏無窮不可得而定也天下之事奇或為正正或為奇善或為妖妖或為善是非利害莫不皆然此亦禍福倚伏之意世人迷而不知徒分奇正徒分妖善其迷蓋非一日矣惟聖人之為道雖有方而無隅雖有廉而不刺雖直而不可伸雖光而不見其耀割削也無隅則不削矣廉上廉遠地之廉不刺不傷也廉利則易傷肆伸也不伸不見其直也耀光之

焯者也此皆藏有於無之意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嗇者有餘不盡用之意嗇則能有而無能實而虛宜其可以治入宜其可以事天早復者言嗇

治人 韓非解衆人之用神也躁則多費多費之謂移聖人之用神也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爲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嗇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發服故曰夫唯嗇是謂發服知治入者其思慮離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入者發服者也故曰發服是謂重積德○蘇註凡物方則割廉則劇直則肆光則耀唯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劇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林子曰服者服而收藏之義嗇者嗇而儉用之稱故不服則不能嗇○又林子曰沒身不殆老子之常道老子之長生也夕死可矣孔子之常道孔子之

長生也心不生滅釈氏之常道釈氏之長生也○德清曰此言聖人離欲復性以爲外主內聖之道也○荀悅申鑑云或問曰有養生乘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嗇○性理大全曰治人事天莫若嗇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他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

則歸復於根極者早矣早不遠也復返本還元也德至此則愈積愈盛矣重愈積之意也克能也德愈盛則於事無不可能也莫知其極者用之不窮也用之不窮則可以爲國而長久母者養也以善養入者服天下也治國者如此養生者亦如此養生而能嗇則可以深其根固其柢可以長生可以久視根抵元氣之母也久視精神全可以久視而不瞬也今之服氣者或有此

○註以善 孟子離婁下曰孟子曰以善服入者未看能服入者也以善養入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不瞬 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

術雖非老子之學可以驗老子之言此章乃以
治國喻養生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
聖人亦不傷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此章先頓一句以言不擾之意烹小鮮者攪之
則碎治國者擾之則亂清淨無為安靜不擾此

治大 韓非解工人數變
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
則亡其功千人之作日亡
半日十時則亡五人之功
矣万人之作日亡半日十
日則亡五万人之功矣然
則數變業者其人亦衆其
勸強大矣凡法令更則利
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
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
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
功藏太器而數徙之則多
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
賊其沢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且注夫唯神不傷人則神飯德千人神不傷人而人亦
飯德千神矣故曰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德清曰此言無為之益福利于民返頭有為之
害也○林子曰大國一小鮮也而曰以道治國若烹小鮮者何也無為而已矣夫無為之道豈
足以蒞國焉已也亦且足以蒞天下何以謂之其神不傷人老子億傳云云乎國將與聽於

人國將亡聽於神聖人以道臨天下則公道昭明人心純正善惡禍福悉聽於人而妖誑之說
陰邪之氣舉不得奸乎其間故其鬼不神書所謂絕地夫通罔有降格也又曰山川鬼神亦莫
不寧何以謂之兩不相傷老子億陰陽不相侵越鬼神不至雜操鬼神盡其道而為鬼神之德
聖人盡其道而為聖人之德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也故曰德交歸焉○通義曰愚謂
烹小鮮與鬼不傷人義不
相蒙予直以為有字之誤
均以不擾為事烹小鮮
其質育恐驚擾其生意期
於適口育期於生物此千
載不疑之案体道者孰敢
焉

治國之道也既提起一句如此下面却言三才
之道皆是不擾而已以道蒞天下此天下字包
三才而言之凡在太虛之下臨之以道天則職
覆地則職載聖人則職教三者各職其職而不
相侵越則皆得其道矣神陽也鬼陰也不曰陰
陽而曰神鬼此正其著書立言之意不欲盡顯
露也其鬼不神者言地主於陰而不干於陽非
其鬼不神者言不特地為然也地盡地之道不

○註擾之
孔煩則亂

書說命申曰

天則 莊子德充符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侵越 抱朴子君道篇曰立朝牧民者不得侵越官局

一本 韓非本作聖人亦不傷民

于於天而天盡天之道亦不干於人故曰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者言非特天盡天之道而不干於人聖人亦盡聖人之道而不干於天地也幽則為陰陽明則為聖治此兩者自不相傷則其德皆歸之言天地得自然之道聖人亦得自然之道各有其德而不相侵越故曰交歸之不相傷者不相侵也聖人亦不傷之下一本多一民字誤也

天國 蘇註天下之級大國猶象水之趨下流也舉動之赴靜猶象高之赴下也大國能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則大國納之太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于人○老子德譬之水焉大國則下流也何也天下眾水之所會也譬之物焉大國則天下之牝也何也牝常以靜勝牡也靜何以能勝牡也以靜為之下也牡性剛躁而牝以陰靜安於其下久則為柔所伏矣由是觀之下入者取人之道也○林子曰何以謂之或下以取而以字之義不可不知也有心以下入有心以取入國也何以謂之或下而取而而字之義不可不知也無心以下入無心以取入國也但大國不過欲以兼畜人而得其所欲已爾小國不過欲以入事人而得其所欲已爾又何以謂之大者宜為下上五大字以國言故曰太國此大字以入言故不曰太國而曰大者其曰其大者非古所稱湯文王其人與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故曰王不待天○德清曰此言君天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此章借大國小國之得所欲以喻知道之人宜

下者當以靜勝爲主不可
以方相尚也○吳注交會
也大國者諸小國之交會
如水之下流爲天下衆水
之交會也此不先動以求
壯壯常先動以求壯動求
者招損靜侯者受益故曰
以靜勝壯動求者居上靜侯
者居下故曰以靜爲下或曰
此字其一疑疑太國不特其
尊謙降以下小國則能致小
國之樂附小國其處千里俯
伏以下大國則能得大國
之見容下以取謂大國能
下以取小國之附下而取
謂小國能下而取大國之
容也大國下小國者欲兼
畜小國而已小國下大國
者欲入事大國而已兩者皆能下則大小各得其所欲然小者素在人下不患乎不能下大者
非在人下或恐其不能下故曰大者宜爲下章首下流之喻以喻太國非在人下而能下者此
牡之喻以喻小國素在人下而能下者○通義以取取人也而取取於人也

謙宜靜非教人自下以取勝也三代而下世有
取國之事故因其所見以爲喻爾下流者自處
於卑下也大國之人能自卑下則可以合天下
之交譬如牡者以靜而勝其牡也自下者以靜
爲道故曰以靜爲下以大取小曰以取以小取
天曰而取此兩句文字亦奇特大國之意不過
欲兼畜天下之人以爲強盛小國之意不過欲
鐫刺求入於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

○註強盛 後漢書西域
傳曰鄯善王亦始強盛

勞攘 在于性理太全於
厚書之

黃茂材知荆門軍事享懋
聞造老子註

則兩者皆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必以謙下
爲宜矣此句乃一章之結語其意但謂強者須
能弱有者須能無始爲知道一書之主意章章
如此解者多以其設喻處作真實說故晦庵有
老子勞攘之論獨黃茂材解云此一篇全是借
物明道此語最的當但不能雅之於他章故亦
有未通處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 蘇註凡物之見于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與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唯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惡者雖不能存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養道不遠入而人則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為市尊行之則可以加于人矣朝為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惡棄之哉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教人可雖有拱壁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知進此道之多也道本在我人患不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則凡罪不能汙也○具注万物之與萬物之最貴者與室之西南隅寢廟之制有堂有室室在內故室為貴室中之制東南隅為突東北隅曰窗西北隅曰屋漏與尊者所居故與為貴道之尊貴猶寢廟堂室之與拱壁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拱壁春秋傳言乘韋先十二牛也坐跪也朝聘之享駟馬陳于外執拱壁以將命曰先朝聘以拱壁駟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養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

道者萬物之與此提起一句贊美言之也此下却言道在天下人人有之無智無愚其為善人

馬為至貴而未足貴也不知跪而進此道之尤貴○林子曰奧妙也深遠之義又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物也器物皆道也道蘊於器何其與也故善人能器此與而寶之珍而藏之矣而不善人者不知以與為寶而常依道以為安也又曰人雖自棄乎道而道則苟嘗有棄乎人哉人苟能反而求之則道斯即此而在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即此意也由是觀之則道之不棄乎人也如此道不棄人而聖人亦不棄人老子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豈曰聖人不棄人也乎哉而聖人且以德而容畜之以俟其自化以易其惡以敏於善此乃聖人常善教入而無棄人之盛心也又曰拱壁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坐致太平之坐罪過也○德清曰此言道之為貴誠人當勉力以求之也

○註今藥家 堅拔柳文 卷十七宋清傳宋清有與

者有道之人固寶之愛之矣其不善人者有道之人亦保合容之此即中以養不中之意市人之相與以利交也亦能為美言以相悅一鄉之間纔有一善可尊者人亦推敬之可以加於人之上以此而觀則此性之善何嘗絕於天下然則人之不善者知道之士其可棄之邪美言可以市市者自售也如今藥家有曰不欺廣惠者是以美言自售也尊行可以加入如鄉落之間

善藥於人不取直之事文
長詞多故畧而不載宜見
彼集矣

鄉落 句會云落居也人
所聚居

庸人 家語五儀解曰孔
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
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
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
行以自定見小聞大而
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
所執此則庸人也○晝錦
堂記曰庸人孺子皆得易
而侮之

改過 尚書仲虺之誥曰
改過不吝

惡人 孟子離婁下云西
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
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注不潔汗穢之物也惡人醜鬼者也
詩不云 後漢書章帝紀曰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史記東方朔傳又韓退之卷張
籍書皆有詩不云乎之字

為無 翼為管為也純甫云人皆有所為聖人亦人耳獨無所為乎但眾人所為者有為之事
聖人所為者無為之道此其所以異也事所為之條件也味所為之理趣也作起也○蘇註聖
人為無為故無所不為事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于大小多少二以道遇之
而已蓋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患之情忘則雖報怨猶報德也世人莫不畏大而侮
小雉多而易少至於雉而
後圖大而後為則事常不
濟矣聖人齊大小二多少
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
有不濟者哉○林子曰事
即為也所為之事也大小
多少論語所謂無眾寡無
不大也林子曰夫道本無
為也而曰為無為者非無
為也而無為以為之尔道
本無事也而曰事無事者
非無事也而無事以事之
尔何以謂之味無味也道
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而曰
味無味者蓋以道之無味
為味也惟其能味之於無
味故能為之而無為事之
而無事也○德清曰此言

或有長厚者或有好善者其鄉人亦未嘗不稱
尊之此二句蓋謂雖庸人亦未嘗不知此道之
為善拱壁以先駟馬聘賢之禮也卑義厚禮求
賢而致之三公之位不若能虛能謙以求此道
故曰不如坐進此道且古之以此道為貴者何
也求則得之道本在我為仁由己由人乎哉有
罪以免者言一念之善則可以改過即惡人齊
戒沐浴可以事上帝也不曰者如謂詩不云乎

道無賢患悟則得之此所以為可貴故曰故為
天下貴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
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
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
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
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老子經卷下
三十二

聖人入道之要妙示人以
真切工夫也凡有為謂智
巧有事謂功業有味謂功
名利欲○常清靜經曰太
道無情夫既曰無情矣何
怨何德若老子則與道為
一焉者也則亦何怨何德
今日報怨以德則是猶知
有怨有德矣殊不知此乃
與有怨德私情而為刑戮之
民者道也傳曰以德報怨
實身之人也以怨報德刑
戮之民也夫老子者豈其
能不與世而相為酬酢邪
亦惟渾沌之悶也相忘於太
順大化之中已尔不知有
怨不知有德不知以德報
德不知以怨報德不知以
怨報怨不知以德報怨而所謂道者如此而已矣不知是不足以為道道既如是而所謂天地
之道者亦如是而已矣不知是不足以為天地所謂老子之道者亦如是而已矣不知是不足
以為老子○論語憲問篇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注或人所
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鶴林玉露人集卷四有以德報怨之論

無為而後無不為故曰為無為無所事於事而
後能集其事故曰事無事無所著於味而後能
知味故曰味無味能大者必能小能多者必能
少能報怨者必以德能圖難者必先易能為大
者必先於其細自味無味以下皆譬喻也難事
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只是上意申言之也
聖人不自大而能謙能卑所以成其大輕諾者
多過當故必至於失信以易心處事者多至於

○註過當

前漢書程鄭傳云然其贏得過當齋於織黃

幹轉 唐文粹何諷夢渴
賦曰舟九江走五湖手不
暇於幹轉

其安 翼脆此為反判
作破成一作層今從傳夾
古本未有者心未起時未
亂者心未溲時幾平聲復
反也特一作輔裴既曰自
然矣而又輔之非自然也

難成此亦借喻語也但添一夫字其意又是
轉前言易矣恐人以輕易之心視之故如此幹
轉曰易非輕易也聖人猶以難心處事遂至於
無難况他人乎此意蓋謂前言易者無為無事
而易行也非以輕易為易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
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

老子經卷下

三十三

今從韓非本○德清曰此釋上章圖難于易為大千細之意以示聖人之要妙只在為人之所不為以為學道之捷徑也○息齋註聖人常安其所安故其安無不安而其持無所持故曰易持以不持持其安儻有微心之起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故無有撓其安者由持其安於未有治其心于未亂譬如谷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於無為之中自然而為于無積之中自然而積累自益去善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若有意為之即為敗之有意執之即為失之由其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世之於道所以難成而易壞者由其有意於為之執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終又不免于怠皆為之執之之咎也使其始不為其只不執則求其勤且不可得而況於怠欻此世所以幾成而敗也惟聖人以不欲為欲故未曾貴難得之貨所謂難得者不必金玉也身外之物皆難得矣衆人

目過于色耳過于聲吾以不學為學收視反聽復衆人之所過以輔道之自然而不敢為夫豈有為之執之之病哉○吳註慎終始又承上文終無難與終不為天一終字而言始雖以為難至終而不以為難始雖不敢以為天至終而自以為天則事幾成而敗于終者有矣故必慎終如始始以為難而終亦以為難始不為天而終亦不為天則終無敗事也○劉樾註欲衆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不欲衆人之所不欲故曰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衆人之所不學故曰學不學不學衆人之所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

○註一簣 尚書旅獒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是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方其安時持之則易及至於危則難持矣事之未萌謀之則易及其形見則難謀矣脆而未堅

攻則易破及其已堅則難攻矣迹之尚微攻則易散及其已盛則難散矣事必為於未有之先治必謀於未亂之始合抱之木其生也必自毫末而始九層之臺其築也必自一簣之土而始千里之行必自發足而始凡此以上皆言學道者必知幾此幾字有精有粗如十三之一亦幾也無始之始亦幾也自然之然亦幾也至於為至於執則皆有迹矣故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終始 按尚書曰慎終於始之謂乎

聖人爲以不爲執以無執故無敗無失凡人之從事於斯世其所爲之事皆有可成之幾而常敗之者不見其幾而泥其迹也不求事之終而致慎於事之始則無敗事矣衆人之所不欲者聖人欲之衆人之所貴者聖人不貴之難得之貨借喻語也衆人之所不學者聖人學之衆人之所過而不視者聖人反而視之復反也此亦借喻語也聖人惟其如此於事事皆有不敢爲

古之翼楷模也式法也下徹曰深旁周曰遠及以順者司馬曰物情莫不貴智而有玄德者獨賤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蘇注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于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爲則雖有過亦小矣苟以智飾人人亦以智應之則上下交相賊耳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也○劉仲平注不以智治國者開天者也以智治國者開入者也開天則順天則行其所無事其政所以不嚴而治開入則鑿心則失于太察其民所以不淳而缺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集解濂溪先生批賦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佚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周子之意與此章之旨相近故朱

之心而後可以輔萬物之自然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聰明道之累也聖人之教人常欲使之晦其聰

子謂其言似老莊云○德清曰此言聖人治國之要當以樸實為本不可以智誇民也○五雜俎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故蒼頡作書而鬼夜哭聖人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使民得操知之權則安用聖人為矣

明不至於自累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愚字下得過當秦之愚黔首此語誤之故晦翁所以謂之勞攘也智巧多則民愈難治故以智治國者反為國之害蓋上下相尋皆以知巧則亂之所由生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兩者智與不智也能知智之為賊不智之為福則亦可以為天下法矣能知此法則可謂之玄妙之德深矣遠矣者嘆美之辭也反者復

○註黔首 性理大全程氏曰老子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賈誼過秦論曰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云○史記秦紀曰更名民曰黔首注應劭曰黔亦黎黑也
習巧 前漢書貢禹傳東西南北各用習巧 相尋 古文稼說曰鋤耨銓艾相尋於上

江海 息齋注聖人不得已臨蒞天下其視首出庶物與在民上為何等事哉故有天下而能以言下民能以身後民非忘天下者不能也是以愚民上而民不重不知其有君也愚民前而民不害不知其有民也惟其上下相忘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吾之所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為之為天下且不見其朕况欲與之爭乎○具幼清曰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上入先入而為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德清曰此教君天下者以無我之德故天下飯之如水之就下也○蘇註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也且先耳

也與萬物皆反復而求其初則皆歸於大順之中矣大順即自然也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註愚夫 尚書五子之歌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注君失入心則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
○會已 尚書大禹謨曰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方邦咸寧稽辛衆會已從入注程子曰會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百谷之水皆歸之江海江海為百谷之尊而乃居百谷之下此借物以喻自卑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之意以言下之如曰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也以身後之稽乎衆會已從入是也聖人非欲上民欲先民而後為此也其意蓋謂雖聖人欲處民上民先猶且如此况他人乎語意抑揚稍過當耳聖人雖處天下之上而民不以為壓已雖居天下之前而民不以為害已舉天

天下 韓非解愛子者慈於子重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細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万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月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移常費而況於入乎故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弛張國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材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奉之曰儉故能廣○董註此假用兵以明道貴在干守慈也或云若以入身言之則邪念多干敵國利欲勝于鋒鏑蓋亦寡欲以至干無欲以全其所寶子○集解不肖謂無所象類此猶達巷黨人言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之意蓋美其大而病其似

下皆樂推之而不厭者以聖人有不爭之道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不重不壓也一章三是以亦猶繫辭一章數是故也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

不肖也然不知惟大故似不肖若肖於物則是亦一物而已何足以爲天○林子曰夫老子乃孔子所從以問禮者孔子曰吾今見老子其猶龍乎豈周之季真有以老子爲不肖與林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而以老子爲不肖也不亦宜乎○五雜俎曰老子三寶不過退一步法易經曰日中則昃月中則虧重人處世亦是退一步法至叔氏則色想愛識一切不留此雖不言來生而已隱然爲後來地矣譬之樹草今歲結實太盛明歲必無生譬之日用今日太飽明日必傷食此理之常無足怪者盈虛消息之理即天地不能違也而况於人乎

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大似不肖當時有此語也故老子舉以爲喻亦前章不穀孤寡之意天下皆謂者言天下皆有此常語也夫惟大故似不肖至大者必以至小之心處之肖象也慊然似無所肖象自小之意也若自以爲有所肖象則爲細人矣非大人之量也此二句乃老子以當時俗語如此發明也

○註左傳 左傳傳公二十三年傳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注公志廣而體儉疏云廣尤者失於奢儉故美其能儉也晉公子重耳與接 齊物論注構合也應於外者爲接言人夜則安寢平旦以來遇合之間便有應接內役其心如戰闕然曰々如是故曰與接爲構日以心闕即孟子所謂且晝所爲有稽古之者綱氣 莊子達生篇子列子問開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蹶天不熱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慄問何以至此開尹子曰是純氣之守也注

一本於謂我下添道字其細下添也夫字皆誤也三寶其道可寶而用之也我有者人人有貴於已也惟慈故能勇惟儉故能廣惟能不敢先故爲天下之長左傳曰晉公子廣而儉正用此語儉收斂也廣開豁也亦小而後能大之意器形也成器即成形也凡在地之成形者我皆爲之長故曰成器長今人捨慈而用其勇捨儉而用其廣捨後而用其先此非保身之道也故曰

純氣之守守元氣而純一不雜也

天誘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傳曰今天誘其衷注衷中也

天奪 同二年傳曰天奪之監林堯叟直解曰監鏡也是天奪之監使不得以自照

善為 真古者車戰為王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持矛中御車掌旗鼓皆欲其強武戰卒七十二人在車上蓋至爭者惟兵故借之以明不爭之德也羅什曰心形既空孰能與無物者爭○蘇注士當以武為本行之以性若以武行武則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于怒是以我故殺入也以我故殺入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于爭則未必勝矣人皆

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為用誠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林子曰士戰士也何以謂之配天蓋天則與道為一而聖人則亦與道為一也故曰配天何以謂之古之極蓋天地古矣而道則能生天生地者也豈非古始而為古之極乎○德清曰此言聖人善於正人以明不爭之德積上三寶之意也

○註士師 孟子梁惠王下曰孟子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注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

忿兵 後漢書袁紹傳註曰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忿者敗也

死矣戰交物而動也猶莊子曰與接為搆日以心闔也守猶莊子曰純氣之守也人能以慈為主則外可勝物內可自守故曰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救佑助也衛自衛其身也能以慈衛天所佑也此語隱然有譏責今人不能之意能者天誘其衷則不能者天奪之監矣前言三寶此舉其一能慈則二者在其中矣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

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士士師之官也武猶曰健吏也作士明刑豈以健吏戰而怒忿兵也不與不與物為對也用人為之下即前章以下取國之意四者之善皆不爭之喻也不爭之德可以配天可以屈羣力用天下自古以來無加於此故曰古之極

用兵 翼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此言也行上如字下戶剛反言行列也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兵五兵戈利刃戟于也說文云拱手執斤曰兵幾平声喪去也抗舉也○蘇注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外耶聖人以慈爲室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入喪其所以爲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吳注進守難進也退尺易退也○德清曰此重明前章不爭之德以秋上三寶以慈爲本之意也○老子億不敢爲主而爲客史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者也不敢進守而退尺易所謂師左次無咎者也是皆至誠憐恤不嗜殺人之意所謂慈也夫如是則行雖有行而不敢恃之以爲武猶無行也攘雖有臂而不敢恃之以加入猶無臂也前雖有所就而不敢輕交猶無敵也手雖有所執而不敢輕用猶無兵也皆臨事而懼不敢以兵取強於天下之意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者亦舉當時之語以爲喻也用兵者不敢爲主而爲客重於進而易於退以不行爲行以不攘爲攘以無求敵而引敵以無執而爲

○註兵家 孫子講義曰示敵以怯示敵以弱此皆誤敵之術也

擊鼓 詩邶風曰擊鼓其鏜鏜躍用兵注鏜擊鼓聲也踴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爲

執此皆兵家示怯示弱以誤敵之計仍引也引敵致師也如此用兵方有能勝之道若輕敵而自矜自眩則必至於喪敗不爭而勝寶也輕敵以求勝則喪其寶矣故兩敵之國抗兵以相加能自哀者常勝哀者戚然不以用兵爲喜也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則非哀者矣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推此則書中借喻處其例甚明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 翼宗者族之總也
道者事之總也○蘇注道
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
見于起居飲食之間耳聖
人指此以正人豈不易知
乎人能勝此以應物豈不
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
不知知且不能而况行之
乎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
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
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
考事而足矣唯言不能盡
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
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
也○呂注何謂宗無為而
自然者言之宗也自其宗
而推之則言雖不同皆苗
裔而已矣其有不知者乎
何謂君無為而自然者事之君也得其君而治之則事雖不同皆臣妾而已矣其有不行者乎
惟其不知宗之與君此所以不吾知也○德清曰此章示人立言之指使知而行之欲其深造
而自得也○家語三恕篇曰子路問於孔子曰有足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
之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
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之人莫有知者莫
有行者此嘆時之不知已也宗主也君亦主也
衆言之中有至言故曰言有宗舉世之事道為
之主故曰事有君世無知至言至道之人所以
莫有知我者故曰夫惟無知始不我知既言天

知不 息齋注知者逐物
故多偽不知者返本故近
真人能知不知為近真知
知為多偽則為上矣儻不
知知之為偽而徒益其知
則是病為藥其病有不
可勝言者惟知知之為病
是以不病聖人所以不病
者以其知之也○集解知
而無知者性之本也物至
知知者性之動也眩於物
交之知而不察真知之無
知世之通蔽也故知道者
能復及於不知斯為上矣
不知道者左且執妄知以
為知妄知在心斯為病矣
○呂注爾伯子慕曰我悲
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

下不我知矣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即前
章不笑不足以為道之意聖人之道足於已而
不形於外猶被褐而懷玉故人不得見之也

知不知章第七十二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於其至知而若不知此道之上也於不可知之
中而自以為知此學道之病也人能病其知之

入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曰遠矣若子綦者可謂病病者乎
○德清曰此承上言夫惟無知是以不知恐人錯認無知故重指出無知之地也

民不翼威畏古通用人不畏其所當畏則大可畏者至矣下文皆畏其所當畏之事○林子曰畏天之威乃所以畏天之命也何以謂之居此言居天下廣居之居也則是天之所命而我之所生者本如是其大也本躬虛空本無限量豈曰四海皆在度內而亦且足以包羅乎天地故孔子辟之天焉而無不履憐地焉而無不持載若徒索之形骸之細以為身方寸之心以為心則是狹其所居矣天之所以生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天固命之我固欲之故曰小人不逆天命而不畏也○德清曰此章教人遺形去欲為入道之工夫以造聖人無知之地也○息齋註夫欲人之畏愛者皆內不足而外慕者也

人足於內視入之喜不加益其不長不加損是以皆與之無為蓋居物之上使人畏已者易使入不長已者難使我忘入者易使天下兼忘我者難民不畏威非天下兼忘我者不能也此豈非所謂道德之威乎聖人之遇物隨所遇而安故不狹其所居不厭其所生蓋知其所居所生者皆非其實也我惟不自厭故生亦莫吾厭由其自知而不自見其有知由其自愛而不自貴其有愛使其有自見自貴之心則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有不能一日安矣

為病則無此病矣聖人之所以不病者善知此知之為病而病之所以不病此一章文最奇或以上為尚又於首句添兩矣字誤矣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不畏刑者常遭刑章首之言借喻也居廣居也

生長生久視之理也人皆自狹其所居自厭其所生不安於退而務進不觀於無而惑於有是自狹也自厭也無者戒救之辭言不可如此也夫惟不厭者而能久安故曰是以不厭只就下句紬繹一厭字不及狹字文法也聖人雖知道而若不自見然能晦也雖愛其身而若不自貴然能謙能賤也去彼者去眾人狹厭之心而自取足於斯道也故曰取此

勇於 異殺猶死也利謂
活言謂殺惡去聲繹音關
舒緩也王作垣嚴作默不
知作繹為長蓋默則重不
言垣則近不爭也○息齋
注人皆知勇于敢不知勇
于不敢勇于敢者蹈白刃
也勇于不敢者蹈中庸也
故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
可能也以兩者較之蹈白
刃者有害而人輕其害蹈
中庸者有利而人不知其
利此中庸所以為難者坎
輕于用勇人之所嫉天
之所惡孰知其故雖聖人猶
難之况眾人乎蓋天之道
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
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
知其惡于用勇也自其天之未勝天之未應及來之未至謀之未定而言之則強者或得勇者
或勝蓋有之矣要其後而徐觀之然後知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也○吳註敢為惡之人乃天所
惡然天之所惡深昧難測何以知其果為天所惡之人乎其人雖可殺聖人猶有難之之意而
不敢輕易殺之也聖人不輕易殺之則為惡者皆得漏網而天網不漏也天之于惡人非如人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
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
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
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勇於敢為者必至於自戕其身臨事而懼是勇
於不敢也活者可以自全也敢者之害不敢者
之利二者甚曉然天道惡盈而好謙則勇於敢

之以乃與爭而天定自能勝人非知入之以口與言而其應如響應其執應之速不待言
而自來至惡有惡報雖用智計不可逃免天雖無心坦然平易而巧于報應有非人謀之所能
及此天網恢恢廣大似若疏而不密然未嘗失一惡人無得漏網者聖人雖不殺之而天自殺
之也○德清曰此言天命可畏執應昭然教人不可輕忽也

○註曉然 荀子臣道篇
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
也注曉然明喻之兒

○惡盈 易謙卦彖曰天道
虧盈而益謙地道交盈而
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
道惡盈而好謙
感應 後漢書張皓傳曰
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
乾以 繫辭上云乾以易
知坤以簡能本義云乾健
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
而無所難故為以易而知
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
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為
以簡而能成物

者非特人惡之天亦惡之也而世之人未有知
其然者故曰孰知其故嘆世人之不知也聖人
猶難之者言聖人於此亦以此道為難能也天
惟不爭而萬物莫得而勝之天惟不言而自有
感應之理陰陽之往來不待人召之而自至坦
然簡易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即坦然善謀之
意也天道恢恢譬如網恢恢雖甚疎闊而無有漏
失者言善惡吉凶無一毫不定也聖人之於道

民不 薛注我朝 太祖
皇帝道德經序曰朕自即位以來固知前代哲主之道問諸人人皆我見一曰試覽群書有道德經一冊見其文淺而意與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於戲 大祖蓋天縱大聖人故其聰明睿智知言之奧如此宜聰明作元后太祖之謂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老子謂矣○德清曰此承上章天道無言而賞罰不遺以明治天下者當敬天保民不可有心尚殺以傷慈也

雖以無為不爭而是非善否一毫不可亂此數句又以天喻道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此章言人之分別善惡自為好惡至於泰甚者

○註奇袤 柳文卷二十
五日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袤注奇音羈袤與邪同
○字彙曰袤徐嗟切音斜
不正也

切切 家語六本云切切而悲

皆非知道也故以世之用刑者喻之言用刑者不過以死懼其民而民何嘗畏死使民果有畏死之心則為奇袤者吾執而刑之則自此人皆不敢為矣故曰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今奇袤者未嘗不殺而民之犯者日衆則民何嘗畏死哉司殺者造物也天地之間為善為惡常有造物者司生殺之權其可殺者造物自殺之故曰常有司殺者殺為國而切切於用刑是代造物者

拙工 孟子盡心上曰孟
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
繩墨

斷削 淮南子齊俗訓曰
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
斷削斲柄也

天討 皋陶謨曰天討有
罪五刑五用哉

民之 翼稅租也純甫云
無以生為者賢于貴生即
吾無善身吾有何患之意

此章之言由粗及精要取
其重于此耳○蘇注上以
有為導民民亦以有為應

之故事多而難治上以利
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
雖死而求利不厭貴生之
極必至于輕死惟無以生

為而生自全矣○林子曰何以謂之上之有為而曰難治也集解上之有為則國多事國多事則
姦邪生此其所以難治也何以謂之生之厚而曰輕死也集解生之厚者役志多則勞生
而害和平用物弘則當利而忘禍敗此其所以輕死也何以謂之無以生為者而曰賢於貴生
也集解無以生為者所謂外其身而身存其賢於貴生者遠矣○德清曰此釋上章民不畏死

之所以教治天下者當以淡泊無欲為本也○呂註一夫之耕足以食數口則奚至於飢哉至
於飢者非以其上食稅之多故飢邪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奚難治哉而至于難治者非以
其上之有為故難治耶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居則奚至于輕死哉而至於輕死者非以
其生生之厚故輕死耶是以聖人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則至于食稅之多而飢無有
也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
民自正則至于有為而難
治無有也

司殺也以我之拙工而代大匠斷削則鮮有不
傷其手者此借喻之中又借喻也此章亦因富
時嗜殺故有此言其意亦豈盡廢刑哉天討有
罪只無容心可矣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致民之難
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
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

是賢於貴生

食稅之多言取於民者太過也上之有為言為
治者過用智術也上貪利則民愈飢上好智則
民愈難治此兩句亦借喻也凡人過於自愛及
以喪其身飲食太多亦能生病此其一也過於
自愛自養欲以謀生故曰求生之厚輕用其身
以自取死故曰輕死忘其身而後身存故曰無
以生為者賢於貴生貴生猶前章曰益生求生

人之 蘇注冲氣在則射
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
事無堅強之累兵以義勝
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其敗
必速木自拱把以上必伐
矣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
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
必強大○荀子曰強自取
強兵強者則敗亡常為弱
小之所乘木強者則支社
常為象木之所壓○德清
曰此章傷世人之難化欲
在上者富先自化而後可
以化民也

之厚者也賢猶勝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
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
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
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柔弱堅強皆借喻也老子之學主於尚柔故以
人與草木之生死為喻徒類也是以而下又以

註拱把 孟子告子上曰拱把桐梓注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
幸上 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傳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
何知中壽余墓之木拱矣杜注合手曰拱又公羊傳僖公三十二年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
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下者也秦伯怒曰若余之年者幸上之木拱矣注幸家也拱可
以手散抱

天之 莫抑之拳之二句

言張弓有餘不足二句言
天道凡弛弓府其射則弛
在上弛向下張之而仰其
射則射向下俯在上是抑
抑之高者使之向下拳弛
之下者使之在上天之損
有餘如抑其弛而使之下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
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
也

兵與木而喻之兵之恃強者必不勝木之初生
者皆柔久而堅強至於拱把則將枯矣故知道
者以柔弱為上堅強為下共猶幸上木拱之拱
也

其種不足如舉其弱而使
之高○蘇注張弓上筋弛
弓上角故以况天之抑高
奉下天無私故堦人多私
故不均有道者瞻足万物
而不辭既以為人已愈有
既以予人已愈多非有道
者無以堪此為而特成而
處則賢見于世賢見于世
則是以前有餘自奉也○息
齋注衷多以益寡者天之
道也衷寡而益多者人之
道也惟聖人能以已之餘
而奉天不足故其能及万
物而不恃其能功盖天下
而不居其功利次施于天
下而不欲見其賢唯有道
者而後如此○德清曰此
言天道之妙以明聖人法天以制用也

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
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
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
賢

天之道惡盈而好謙猶弓之張者不又則必弛

易謙卦象詞

也高者必至於自抑有餘者必至於自損而自
下者必舉自屈者必伸自損者必益是天之於
物每每然也而人之為道何為而不然乃欲損
入而益已欲以天下之不足而為一已之有餘
失天意矣唯有道之人乃能損我之有餘以奉

○註易言 易損卦象曰
損於下益上其道上行益
卦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
無疆自上下其道光

天下 蘇注正言谷道而
反俗俗以受垢為辱受不
祥為殃故也○老子傳受
國之垢如太王事獯鬻句
勝事其是也受國之不祥
如湯事葛文主事昆夷是

天下故曰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易言
損益亦是此意此亦借以喻道也聖人所以雖
有為於天下而不以自恃雖功成而不居其功
雖有至賢之行而不欲以此自見此為道曰損
必至於損之而又損也

第四十八章之詞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
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

也又曰此言本正理也世人但知樂勝耻負之為強而不知包羞忍耻之有益故視之若飯耳倒置之民迷也久矣○德清曰此結通篇柔弱之意欲入知而能行也○宏甫註以堅強攻堅強雖能勝之終必缺陷故攻堅強者莫勝于柔弱弱者不期勝而自勝也故又戒之曰其無以輕易柔弱為也畢竟柔弱能勝剛強而剛強者不與焉夫山藪藏疾至柔也川澤納汙至弱也苟為社稷之主而不能受多方之垢為天下之王而必欲國家之無天孽四海之無凶人可得耶雖欲剪除而撲滅之祇自勞耳此益若及于正言其實天下之正言也不可不察也

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

水為至弱而能攻堅強世未有能勝之者千金之堤敗於蟻穴之漏是弱之勝強者無以易於水也故曰其無以易之弱能勝強柔能勝剛如水之易見人莫不知之而至道在於能柔能弱者莫之能行也故古之聖人常有言曰能受一

○註千金

韓非子曰千六之堤以蟻穴而壞

忍辱 杜牧題項羽詩勝敗無家不可期包羞忍辱是男兒

和太 吳注契者刻木為券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財物于人曰書契有左右左契在左手

國之垢者左可為社稷主能受一國之不祥者左可為天下王此即知其榮守其辱之意不祥者不美之名也蓋位至高者不可與天下求勝須能忍辱則可以居人之上垢與不祥不可受之受也似及一世之常言其實正論故曰正言若及聖人云二字自佳一本以云為言誤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

物者之所右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集解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左契所以與右契所以取周礼小宰聽取予以書契曲礼曰獻粟者執右契戰國策曰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史記曰事成操右券以責蓋左契待谷而與之右契所以責取也○德清曰此言聖人無心之恩但施而不責報此為當時計利者矣也○蘇注夫怨生於妄而妄出于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契之有左右所以為信而息爭也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互以妄為常馳騫于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少妄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知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金左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對將渙然冰解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和之彼無德者乃欲入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徹通也天道無私惟善人即與之契之無私也

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怨怒兩忘方知至道人有大怨於我而必欲與之和雖無執怨之心猶知怨之為怨則此心亦未化矣雖曰能與之和此心未化則餘怨尚在安得謂之善道此誠到理之言亦借喻也左契者如今人合同文字也一人得左一人得右故曰左契此契在我則其物必可索聖人雖執此

契而不以索於人忘而化也此亦借喻之語有德者則司主此契而無求索之心無德者則以明白為主微明也猶今人言必與之討分曉也有德司契者善人也天雖無私親而此等有德之人天必佑之故曰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

小國 吳注十人為什百人為佰什佰之器重大之器眾所共也不用者不嘗為不貪求重大之器無所用也重死者視死為重事而愛養其生不遠徙者生於此死于此不他適也老

子欲挽衰周復還太古國
大則民衆難治得小國寡
民而治之使其民毋慕干
外自足于內如此也舟車
甲兵非一人所可獨用謂
什伯之器也○翼漢書謂
天下吏舍無得置什器顏
師古注曰五人爲伍十人
爲什則共器物故通謂什
伍之具爲什物不用者無
往來免儲侍省備役也舟
車甲兵其重者言之樂
入聲望平聲相望相聞近
也至老死久也近而且久
不相往來者各足故也道
足則無事諮詢財足則不
相乞假○蘇注老子生干
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
救之故于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耳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材者不
取用于世什伯人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事少民朴雖結繩足矣肉足而外無所慕
故以其所有爲美以其所處爲樂而不復求也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老子
億章內三使字皆有深意蓋必有悶之政而後有淳之民反薄取厚固不可以易而致○

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其其
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狗
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小國寡民猶孟子言得百里之地皆可以朝諸
侯一天下之意老子蓋曰有道之人若得至小
之國不多之民井而居之使有什伯如今人之
保伍也人人皆有可用之器而不求自用是人
皆有士君子之行而安於自退也重死而不遠

德清曰此結通篇無爲之益施於治道可復太古之化也○擊辭下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
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蓋取諸夬朱子曰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
者凡年月日時以至人馬糧草之數皆刻板爲記都不相亂徐氏曰書文字也契今納世言有
不能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取明決之義○孟子公孫丑上曰鷄鳴狗吠相聞而
遠乎四境而各有其民矣

○註恃力 小学立教云
毋驕恃力

素朴 莊子馬蹄曰素朴
而民性得矣

紛爭 韓退之詩曰初喧
或紛爭中靜雜朝戲

徙小人皆畏罪不爲惡而各安其居也雖有舟
輿無所乘之不致遠以求利也雖有甲兵而不
陳列不恃力以求勝也舍書契而用結繩復於
素朴也其食美衣安居而樂俗隣國雖近雞狗
之聲雖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各自足而不相
求也此老子因戰國紛爭而思上古淳朴之俗
欲復見之也觀其所言亦有自用之意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者 蘇注信則為實而
已故不必羨美則為觀而
已故不必信以善為主則
不求辨以辨為主則未必
善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
博博字而且益者未必知
道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
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為人
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
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為
貴也勢可以利入則可以
害人矣力足以為之則足
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
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
此天與聖人大過入而為
万物宗者也凡此皆老子
之所以為書與其所以為
道之大畧也故于終篇復
言之○老子億美謂華采也
有道之言直指本真不事
華采其有華采者必非見
道之真言也善得道者也
知明道者也得道者知忘
是非無事爭論明道者絕
學日損無事博洽○德清
曰此結通篇立言之旨以
明老氏立教之宗也○孟
子曰豈好辯哉予不得已
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
已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
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真實之言則無華采有華采者非真實之言也
莊子曰言隱於榮華即此意也善純也純德之
人則無所容言又何辯乎好辯則非純德者矣
知道之知不以博物為能以博物為誇非知道

○註莊子 齊物論云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注小成小見也一偏之見也因人之偏見而
後此道晦而不明榮華者自相誇詡以求名譽也偏見之言自相誇詡則至言隱矣

者也聖人之道虛上而巳何所積乎未嘗不為
入也而在巳者愈有未嘗不與人也而在巳者
愈多其猶天道然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為人與
入言以道化物也天之道雖有美利而不言所
利則但見有利而無害纔有利之名則害亦
見矣聖人之道無為而無不為而未嘗自恃其
有故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爭一書之意大
抵以不爭為主故亦以此語結之

美利 易乾文言曰乾始
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
利

老子庸齋口義下終

羅山子

道春序正

明曆三丁酉年孟夏吉辰

二條通玉屋町上村次郎右衛門新刊



老子庸齋口義

